

黄村纪行

■王天瑞

黄村，本来是很熟悉的一个小村。黄村，如今是很陌生的一个小村。黄村，是我一半儿熟悉——熟悉得了如指掌、一半儿陌生——陌生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小村。

村里，静悄悄……我走着看着……

我从村南头走到村北头，仅仅看到，在一座小楼前，几位老人拿着木枪木刀，与孙子孙女嬉闹逗乐。我便想起一首小诗《祖孙乐》：“两岁孙娃头戴盔，挥枪直把老翁追。佯装中弹朝天仰，一日牺牲好几回。”不过，当我看着这生动有趣的场景，竟品出小诗的味道是酸楚的。我急忙向老人们走去，寒暄，问好。虽然多年前我们并没有交往，只是相识，但今天相见却格外惊诧惊奇，扯着的手久久不肯放下。

我从村东头向村西头走去。一路上，我没有看见青壮年人，他们打工去了。我没有看见少年儿童，他们上学去了。我没有看见牛马猪羊，如今谁还饲养那些吃饱了等饿的畜生。我看到村里小楼错落、大树如盖、荒草如茵。我听到鸟雀们唱着和谐悦耳、婉转动听的歌……

当我走到村西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片亮丽的风景。刚刚竣工的一座两层小楼拔地而起，一群老年泥瓦工拿着红票子，笑盈盈地从楼里走出来。我喊了一声，树彬哥。树彬哥看见我，“噢”了一声，急忙走过来。大家把我围住。我问，这是谁的楼？纷纷说，新亮的

楼，新亮给他儿子准备结婚的楼。在我印象中，新亮还是个娃娃哩。树彬哥向大家介绍说，新亮的名字还是老弟给起的哩。我当然记得，新亮 8 个月时，还没有名字，树彬哥让我给他起个名。我说，他小堂哥叫东亮，他就叫新亮吧。树彬哥说，中。转眼间，新亮的儿子也该结婚了。我望着崭新的小楼，说，树彬哥，你啥时候成大款了？树彬哥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啊，在咱村里，有本事的人家都是破房，没本事的人家都是楼房。我不解。树彬哥是说说话的吧！

不是笑话，是实话。当大家走后，树彬哥说，有本事的人家，进城打工都发了财，都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安了家，再把老人、孩子一接走，就和农村拜拜了，留下的老屋，破就破吧，塌就塌吧，没有时间顾及了。树彬哥指指东边有福的家，问我，你看到啥风景没有？我仔细一看，还真发现了“新大陆”，三间老堂屋，西间的屋顶不知啥时候塌下来，从屋里钻出一棵泡桐树，已长得碗口粗。树彬哥说，10 年前，有福的儿子结婚，儿媳妇逼要彩礼 2 万元，有福东挪西借，才勉强凑够数。把儿媳妇娶到家，第二天有福就带着老伴逃荒去了，说好听点儿是打工去了。他们辗转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打工，很快淘到第一桶金，后来又在乡下租到 1000 亩土地，种植彩棉，每年能赚 100 多万元，很快成了著名的庄园主。有福多次给邻居捎话来

说，他在乌鲁木齐安家落户了。过去有福没有福，如今有福有了福。如果看村里的房屋，树彬哥是大款儿，要论经济实力，有福才是土豪巨富哩。

顿了一下，树彬哥数着手指头说，黄江两口在县城打工卖菜发了财、安了家，王河两口在郑州打工做木匠活儿发了财、安了家，孙江两口在天津打工搞装修发了财、安了家，李洋两口在邯郸打工跑运输发了财、安了家……他们都远走高飞了，他们宅基地上的老屋都已摇摇欲坠。

树彬哥说，没有本事的人家，在村里干农业，只能挣个小钱，由于党的政策好，日子过得也不赖。树彬哥带我走到二楼顶上，指着前方，讲述一栋一栋小楼的故事。如今，农民种地发补贴，60 岁以上老人发补贴，新农合治病报销医药费，少年儿童读书免交学杂费，不让交公粮，不再卖余粮……农民的生活，就像那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望着小楼绿树，听着鸟鸣雀唱，觉得黄村就像一半儿人间一半儿仙。我看着大街上行人寥寥，2000 多口人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不由一半儿惊来一半儿叹。我想着诸多人家虽然已封门闭户，但他们在城里住上了高楼大厦，不由一半儿崇来一半儿钦。当然，我还想到，如今的农村就是一部大大的厚厚的书——书中有文有诗有画，我孜孜不倦地读啊读，一半儿读来一半儿品……

浮生“入”梦

——柳岸长篇小说《浮生》读后

夏夜。一把蒲扇。一根点燃的野蒿熏蚊火绳。烟雾缭绕。我在娘故作神秘的故事中酣然入梦。茫茫太行山，淡淡的野蒿香，和出没的山精狐怪，浮起我的前世和今生。

巍巍太行。花开花落。眼波流转，一拨拨山川胜景飘然滑落，好似一年又一年的雁群，余音尚在，形迹已随烟消云散。

永恒，以无可阻挡的霸气和妩媚，盘踞和诱惑着我一生的疼痛与守望，就像扎在手指肚上高梁皮的细刺被针挑断，拨碎的刺末儿依然与我血肉相连。孩儿，莫哭……

讲个文学故事

金戈铁马的三国枭雄。一百单八好汉的梁山起落。红楼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伴着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马原、余华、格非似占山为王的落草豪杰，将他们统统打劫殆尽。包括林妹妹的胃烟眉和杜丽娘的柳梦梅。“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马原圈套”猝拔出手令三国英豪纷纷坠马，余华的血腥和冷漠惊悚得梁山血泊相形失色，格非的“空缺”让才子佳人的明眸杏眼把秋水望穿。

“鼻祖”马原和喽啰们锦衣玉食风光体面了它足足有四五年。江山易代。

马原隐退于林荫依依的学院。余华“卖血”活着”。格非也在“山河入梦”“人面桃花”中“春尽江南”。

莫言，“讲故事的人”，身着中山服，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精髓的传人，中西合璧。时不时露出的山东口音在遥远的瑞典讲述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

“我”爷爷柳三的故事诞生了，酣畅淋漓滚滚东流一泻千里。“我爷爷好像注定为小说而生”，小说的封皮，用喜极而悲的忧伤笔调，宣告“我”爷爷终于迎来了他落拓一生的时运。

沙颍河就是时代。时代就是沙颍河。那里，流淌的不是水，是行云流水，是“我”爷爷和“我”爷爷背后的故事。柳岸，在神秘的“游龙池穴”里洞幽烛微，恰到好处地拿捏着火候和分寸，一浪拍打着一浪，一步步柳暗花明。

然，花非花，雾非雾。不知其中的奥妙，柳岸猜出了几分？

蠕动的流水，顺着我做梦时的嘴角流淌……

太行山葳蕤的柿树，松柏、酸枣和荆条，为松散的黄土洒下树影婆娑。缓缓沉浮的野蒿香托起我的魂魄，化入太虚幻境……

一个个星座有一搭无一搭地散落，就像我用嫩黄的柿子花串起的项链，被荆条无意间拨弄了一下，飘然间仙女散花。

追随永恒

但只见，浩渺中的易安居士，于绿肥红瘦间横笛吹闲愁，遍地黄花堆积，帘卷西风，有暗香盈袖。李太白，天才英丽，散发扁舟，桃花流水杳然去，笑而不答心自闲。恰似沈从文和翠翠，守了那一条渡船，把日子一个个过下去，那点守望，单薄得可怜，竟随着年月的添加，慢慢地丰盈起来。

文学何为？

翻云覆雨的时代阴晴。一地鸡毛的繁琐庸常。艰涩高深的理论迷障。亦步亦趋的匠人营生。一拨拨地游离于烟波浩渺的宇宙。

我的柿子花绕着那些千年熠熠闪光的星座起舞回旋，甩出的水袖，流淌着轻风流水。那份轻盈，那份流畅，融化了世间万物，水性至柔，风摆杨柳之际春风化物。灵魂的天堂，不在身后，而在我们的前世和今生。

太虚幻境，深深浅浅，云遮雾罩。

我拍打着梦想的翅膀，随着感觉飞翔。爷爷奶奶模糊的面影在迷雾里恍恍惚惚。

爷爷，一个读书人。后来，他奔赴延安。但革命的光芒没能引领他走上金光大道。流浪，成了他一生的存在。奶奶，孤身一人，成了爷爷流浪生涯的起点和坐标。流浪，不需要回到起点，回来了，就不再是流浪。然而，起点也即坐标。那股豪放、坦荡、不羁和自由，只有不动的坐标才能丈量出流浪的时间和距离。

流浪的精神气质，流淌在我的血脉里。哪里，也不能泊住我的灵魂。它，只能生活在梦里。夏雨可以与冬雪同在。秋凉亦可伴着春暖花开。

有了感觉的感觉

作家阿慧说：“你本来是一条美人鱼，在大海里自由生活。可你偏偏要将自己的尾和腿劈开，爬上岸去，注定是痛苦的。”痛苦，与理想同在。出走，和流浪同行。人生，在痛苦的感觉中触摸到了存在的脉搏在“破破”地

■葛旭东

跳动。痛苦的欢乐喷出我沉默的喉咙：

把痛苦炼成一种永恒
感受人生之本性
思想在里面诞生

尽管它沉默如巨石般无情
但
生命的坚韧与欢愉也与之——并产生

感受痛苦
热爱生命

生命的理想光芒，让我渴盼破茧成蛾的瞬间。短短一瞬，那种咬啮与新生，足以诱惑我为它追寻和等待一生。我也甘愿为它手足无措……

我看到
你在海洋的缥缈处
如灯塔般闪耀
我借着海风
如一团晶莹的蚕丝
瞬间将自己伸长

只为
让它足够长
我慌忙
把长发一根根接起
化作一条游动的带鱼
美丽的肌肤
编结着
密密匝匝的麻花结

洩到你的世界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一个精灵的飞翔，都有虔诚的修为和灵光的闪动。那是造物主给予每个生灵的独有天资。

当我有了感觉，顺着理想之光的指引，我精心地梳理着被冲击得紊乱了的文学流程。好在，它们，如依依的水草，柔柔地附着河床；又似芬芳的夜来香，静静地开放在我唯美的天空。

我在梦里飞翔。清新的野蒿香，洒满我的绵绵太行。



还原 (外三首)

■霍楠因

当乱麻还原为生活 一线纵贯千丝
千头万绪 当千丝还原为初草 尽头尚在彼岸
百枯待燃 当彼岸还原为源头 有情之水肆意流淌

仅一根枯枝还原婀娜的梅
仅几只蜻蜓还原轻灵的翅
仅几簇草丛就揭示了枯荣

淌于千百年前的一段截流，被大地颠覆
而飞流直下，我于隔岸送赠桃花

平行

以四十五的角度仰或俯视
楼顶的泥土和地平面的草坪
都平坦着坑洼着泥泞过 避躲不过风霜

僵硬的壳 在雨季到来前
掩盖不了一只蚂蚁或者蚯蚓
引起的悸动 这瞬间的电流
始于原古，至今繁衍
使得引力朝下的种子
萌芽却一直向上生长

雨

好像
再也下不完了
这城堡里的所有
融化的巧克力
滴进嘴里
天地间的甜腻气息

随你而来，随你而走
需要填满的
不仅仅是
清澈的耳朵
暧昧的面孔
布满指纹的大地

加入一场旋转
六角花瓣和
水晶
早已送给昨日的年轮
可我 至今
都还欠你
一个合适的
形容

窗外的男人

他伸手向上拽着
他和石榴都咧着嘴

他在棕榈树的影子下
冲洗着灰尘、飞沫和一段旧时光

院门大敞
门窗紧闭

几棵树伫立在一
一张无风的相框里
土粒姜黄 刚晒过的饱满
在园子里安心地睡了

一只白猫肥肥的身体
卧在门楼，它的利爪去哪了
蜜蜂们纷纷起身回家
完全无视他夸张的动作与它闲适的慵懒
终于结束了，他在园子里踱了几圈
透明塑料袋里满是石榴那明晃晃的牙齿